

秩序如何生長？

陳芳明

評葉維廉「秩序的生長」

「秩序的生長」（臺北，志文，六十年）是詩人葉維廉最近出版的一本文學論集。此書的詩觀，無疑是當今西化派詩人的重要理論根據。倡導超現實主義的洛夫，及其擁護者如張默、碧果等，都曾顯著地接受葉維廉詩論的指導；雖然葉維廉的理論已經被洛夫等人做相當程度的曲解和轉化，但葉維廉對他們所產生的影響，則是毫無疑問的。近來，批評界對超現實主義逐漸展開知性的批判，却對超現實主義背後的有效影響者幾乎忽視了。

如果仔細觀察的話，便可發現洛夫早期對詩的純粹性的瞭解，完全是接受西方理論的灌輸；在近期他則以葉維廉提倡的「純粹經驗」來取代了。姑不論洛夫對「純粹經驗」是否一知半解，不過，這項事實却證明葉維廉的理論，已經對超現實主義者起了相當大的作用；或者更確切的說，葉維廉多年來提倡的「純粹經驗」，已經為超現實主義者注入一股有力的興奮劑。過去標榜超現實主義的詩人，已開始諱言超現實主義了，他們或自稱是「廣義的超現實主義者」（如洛夫、張默），或附會中國傳統文學已有超現實主義（如周鼎），而他們最

大的飾詞，則是利用「純粹經驗」來掩護。對他們而言，當他們談到「純粹經驗」時，事實上就是指超現實主義了，雖然洛夫原來提倡的超現實主義，與葉維廉提倡的「純粹經驗」有很大的出入。

至此我們可以瞭解，葉維廉和超現實主義者之間的關係，葉維廉自始至終都是特立獨行的，很少受到超現實派的影響，相反的，超現實主義者則努力發揚葉維廉的理論，並襲取他的養分。所以，葉維廉的詩論是值得探討的，近年來的批評似乎都側重他的創作方面，對於他的理論很少觸及。筆者願就「秩序的生長」一書，來討論他的詩觀，以追溯他的思想痕跡。

「秩序的生長」收錄了他十餘年來的重要論文，從這本書可以看出他早期和近期詩觀的轉變，也可看出他對中國新詩界的影響。此書共分三部，第一部謂之「開始時，追索與試探」，是他在師大研究所時期所撰寫的論文，性質很雜，包括中國現代詩的批評，艾略特的研究，及田納西·威廉斯戲劇方法的探討；第二部謂之「或許是距離的關係」，思考較為周密，是他在留學時期寫成的論文；第三部謂之「漏網之魚：維廉詩話」，大約是他在創造的過程中，留下來的一些思想的片斷。本文所討論的範圍，僅就有關中國現代詩的論評拿出來檢討。

此書的第一部份有兩篇重要的文章，即：「論現階段中國現代詩」，與「詩的再認」。前篇寫成於民國四十八年，正是中國現代詩步入高潮的時候，現在看來，非常富有史料的價值；後篇成於民國五十年，後來成為「七十年代詩選」的序文，可以代表當時某些詩人的共同看法。

「論現階段中國現代詩」一文，對民國四十八年前後的詩壇有一概括性的析論。他指出當時的現代詩人，一方面反抗中國的傳統，破壞固有的形式，一方面接受歐美現代主義的各種實驗和運動，其間包括現象說、立體主義、意象派、表現主義、達達主義、存在主義等等，由於現代詩人對西方的各種主義作毫無選擇的繼承，乃形成一種混亂而複雜的運動，他分析現代詩人的基本精神有四：

一、現代主義以「情意我」世界爲中心。

二、現代詩的普遍歌調是「孤獨」或「遁世」。(以內在世界取代外在現實)

三、現代詩人並且有使「自我存在」的意識。

四、現代詩人在文字上是具有「破壞性」和「實驗性」兩面的。

這段簡單的分析，可以說非常客觀，而且也很準確。由此可以發現，當時的現代詩人在思想上是相當貧乏的，現代主義之引進中國，並非始於臺灣的現代詩人，在大陸淪陷以前，已有部份詩人展開這方面的工作，不過，對當時的新詩界並未產生多大的影響。葉維廉認爲臺灣的詩人之所以重新接受歐美現代主義，主要有二因：第一、是由於過去詩人的成就被封鎖於大陸，而從大陸流到海外及臺灣的書也甚貧乏；第二、已經成熟而往自由世界的詩人幾乎可以說沒有；要寫詩，則要從頭做起(頁一五——一六)。這種情形可以說是臺灣新詩發展史上的不幸，由於政治的因素，乃迫使詩人和三十年代的文學隔絕，而向西方的各種主義吸收養分。顯然，葉維廉的說法大致上已取得一般詩人的同意，歷來的評論家也往往以此觀點做爲臺灣現代詩人爲什麼要西化的理由。

事實上，葉維廉和一般的評論家一樣，都只看到事實的一面而已，對於現代詩人爲什麼要反抗傳統，則避重就輕忽略過去了。「反傳統」、「破壞傳統」可以說是文學史上的一大課題，一位創作者在反抗傳統之先，必定是認清了傳統面目，辨別傳統的優劣，同時，本身在思想上已建立了一套新的秩序，足以引導文學的方向，然後才有破壞傳統可言。從葉維廉的文中，並不能看出他筆下的「傳統」究竟是指什麼？這也是西化派詩人的共通弊病，他們在西方的文學主義衝激之下，「反傳統」已成爲一句口號，認爲這是當然的事實，一般說來，反傳統的詩人並不知道什麼是傳統，他們打起反傳統的旗幟，原是一項盲目的舉動。到目前爲止，還未曾看見有那位反傳統的詩人，冷靜下來分析傳統的得失，或者有意去探討傳統的內涵。如果有人能用心指出傳統的缺失，並且提出自己的新觀點，也許對讀者還有一番說服力，問題是，大部份反傳統的詩人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認識還是一片茫然，至少就當時的詩壇而言，部份西化派詩人還不能具體的檢討傳統的內涵。讀者有興趣的

話，可以參閱張默的「現代詩爲什麼反傳統」一文（收入氏著「現代詩的投影」，商務，五十六年），該文自始至終未能觸及傳統的核心，除了認爲反傳統是當然的事實之外，並沒有提出反抗傳統的原因及理由。

現代主義在臺灣的推展，究竟是功是過，目前已漸漸窺其端倪。葉維廉在當時認爲，「現代主義的來臨中國是一種新的希望，因爲它很可能幫助我們思想界衝破幾是牢不可破的制度，而對世界加以重新認識，加以重新建立。」（頁十一）以現在的事實來印證的話，這段預言已有很大的偏差了。現代主義並沒有爲新詩界帶來新的希望，遑論思想界了；相反的，現代主義到了末流，竟挾帶許多弊病，而造成新詩界的混亂。因此，現代主義運動的推行是失敗的，其失敗的理由可以分成兩方面：

第一、就現代詩人的基本精神而言，前引的四項特質正好都構成了失敗的根源。由於現代主義以「自我」世界爲中心，使得詩人逐漸放棄對外界的觀察，亦即以內在世界來取代外在現實，這種傾向迫使詩人的心靈形成封閉的世界，他們所關心的只是自己的心理狀態，誤認現實必須要符合他們的心靈，而不知如何在內在世界與外在現實之間取得和諧。當他看到了自我，便以爲看到了宇宙；看到了幻象，誤以爲看到了現實。詩人一旦脫離他的經驗世界，乃不知不覺與他生存的社會脫節，他們提出「孤獨」與「遁世」的口號，正是最大的致命傷。詩人引進現代主義原是要重新建立秩序，爲舊有的社會開創新的道路，然而，他們日夜汲汲挖掘自我，他們的詩觀與社會越離越遠，却忘記原來的使命，當初大量吮吸西方各種文學主義的目的究竟是爲了什麼？似乎沒有一位西化派詩人能提出肯定的答案。

第二、就現代詩人的創作技巧而言，葉維廉認爲詩人在創作上有兩大發展，即實驗與感覺。西化派詩人創作的最大特色便是實驗，它意味着一種新的文學即將誕生。不錯的，新的文學形式之完成，並非一蹴可及的，必須依賴詩人多年的摸索與嘗試，然後才能尋出一條可靠的途徑，因此，在實驗階段所產生的作品不可視爲定論。但是，西化派詩人却始終以爲實驗即在創新，創新即是成果，對於標新立異的形式，不惜長年經營，所謂「晦澀詩」與「偽現代詩」乃無可避免追隨而來。同時，西化派詩人「從感覺出發」，誤認「感覺即詩」，因

而許多純屬個人的偶發經驗乃大量出現在詩中，從一滴汗可以引發人類的苦難，從一滴血可以引來世界的悲劇，詩的氣勢壯則壯矣，詩的主題却言人人殊。這兩種技巧正是創作的危機，葉維廉在當時已指出它的弊端（頁二二）。可惜的是，他的忠告並未被西化派詩人接受，直到今日，西化派詩刊仍以刊載實驗詩為樂事，這種把手段誤為目的的後果，葉維廉在當時已預見其危機，但是它的嚴重性，恐怕葉維廉也未曾預料到吧。葉維廉說：「破壞文法而求取一種特別效果在詩的國度是一種特權，但在破壞中，我們應注意到不要傷害語言本身，照艾略特的意思：詩負有提高語言的使命。中國現代詩人對這方面似乎也缺乏努力。」（頁二三）這段話的語氣是相當的委婉的，西化派詩人却把它當做一種鼓勵，大肆傷害語言固有的特性，以致成了尾大不掉之勢。

以上兩個理由，足以說明現代主義失敗的根由。葉維廉認為現代主義的來臨，是「處於一個非常有希望的階段」，認為「中國詩可能很快跨進一個新的偉大的時代」（頁二三）。如果冷靜檢討的話，葉維廉的這段預言應是很客觀的，只是許多西化派詩人誤解了他的原意，乃使他的預言有了偏差。當時葉維廉假使能够更進一步詳論現代主義的弊端，以達到諍諫的效果，或許臺灣現代詩的發展不會走得那樣偏。瞭解藥性的人，不指出它的惡果；不瞭解藥性的人，却胡亂服用。臺灣的現代詩乃在現代主義的誤導之下，走上歧途。

「詩的再認」寫於民國五十年，五十六年成為「七十年代詩選」的序文。這段時間正是西化派詩人大行其道的年代，因而這篇文章可以代表一些西化派詩人的觀點，葉維廉於五十八年為這篇文章寫上後記說：「本文寫成之時，中國現代詩正在一種澎湃的激盪狀態，不宜舉例；但本文所論及諸點，其實都已在中國現代詩完成。」（頁一三一）足證此文對西化派詩人具有很大的影響作用。

「詩的再認」主要在探討詩的本質，由於原文非常難懂，筆者只能推敲其中之一二。第一節是探討詩的真性，葉維廉謂之「意義之伏魔」，「伏魔」一詞很費解，他說：「如果說目前的詩人在寫詩時，讀者在欣賞時，完全是從某種局限的意義下出發，這將是太隨意的結論；但如果說大部份的詩人和讀者均在某種局限的定義之困纏中，則並未言過其實。」（頁一一七）他認為詩不應只限於某種意義，因為意義往往限制創作者的詩思

，同時意義也很容易使讀者誤解詩。由此可以推測，葉維廉所謂「意義之伏魔」有三種意思，一是詩應是不含任何意義的，一是詩的意義應是無限的，一是詩中的意義要隱藏起來。如果這三種解釋是正確的，那麼，「意義之伏魔」一詞是說不通的；如果這三種解釋是錯誤的，則「意義之伏魔」更是毫無意義了。

葉維廉既認為詩人不應在詩中追求固定的意義，所以他對傳統的「詩言志」一詞有特別的見解。他認為後人對「詩言志」的誤解至深且鉅，後人以爲「志」即是指意志、決意、目的、志向，也因此以爲詩應是「載道」的，他認為這種看法太狹窄了。葉維廉以字源學的觀點來分析「志」的原意，他說「志」是由「士」和「心」兩部份所構成的，而「心」應解釋爲「吾人意識感受活動之整體（全貌）」，準此，「志」就可解釋爲「吾人對世界事物所引起的心感反應之全體。」（頁一一八）葉維廉的這種解釋是獨斷的，他把「志」字拆開，只分析「心」的內容，而忽略「士」的存在，完全不解釋「士」的意義，這種字源學恐難令人信服。

一位理論家爲了堅持自己的論點，不惜拆字，對自己做最有利的解釋，是不能獲得讀者首肯的。如果把「士」解釋爲知識份子，又何嘗不能把「志」解釋爲「知識份子對社會的關心」呢？葉維廉強調內在在世界的重要性，所以對「心感反應」就特別偏愛了。此文出發點既有偏差，則全篇的理論基礎也不免使人懷疑。事實上，「詩言志」一詞的解釋，也不是像葉維廉所說的那樣狹窄，開明書局出版朱自清的「詩言志辨」一書（五十三年），已經有很詳細的立論與考證，讀者當可拿來參閱。葉維廉指責後人對「詩言志」的誤解：「由此可見，『載道』的詩人等於在藥片上加糖衣，『獵道』的讀者等於利用糖衣吞藥，自己矇騙自己。」（頁一一八）從相對的立場來看，葉維廉推行現代主義不遺餘力，現代主義又何嘗不是一種「道」（如果「道」的解釋不那麼狹窄的話），則葉維廉的指責豈非針對自己？孔子說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似乎也被葉維廉忽略

了。

第二節是比較音樂、繪畫、文學的異同，此節的論點可以說是第一節的申論。他強調：「一首成熟的詩往往把『意義顯露性至爲明顯的敘述』去掉，而利用純粹意象的飛躍，或利用神秘主義的敘述語勢以期達到心象

全貌的放射。」(頁一二三) 這段話大致是正確的，問題是，要把詩中顯露的意義隱藏起來，是不是要利用神秘主義的敘述語勢，或利用純粹意象的飛躍？以余光中的長詩「敲打樂」為例，整首詩的主題和意義都是隱伏的，這首成熟的作品所運用的意象既準確又落實，絲毫不沾神秘主義的色彩。一首詩的完成，並非一定要依賴某種固定的方法，成熟的詩人出手皆成詩，無需任何文學主義的幫助。

葉維廉主張把詩中的意義隱藏起來，事實上已被他的追隨者所曲解了，一些西化派詩人以為「意義之伏魔」就是指詩不應追求任何意義，因此，他們所寫出來的詩往往以曖昧不清的姿態出現，主題含糊，意義不明，一旦受到質詢，却又以「詩中含有無限意義」之語為詞。另一些西化派詩人雖有意隱藏詩中的意義，然而，由於駕馭文字的能力還未成熟，或是創作技巧的笨拙，却以一些意象不準確的語句來代替，結果常常造成「文不對題」的局面。

第三節是討論現代詩所表現的情境，他指出四種，即矛盾語法的情境、遠征的情境、旅行者或「世界之民」的情境，及孤獨的歌者。葉維廉指出的這四種傾向，正是日後西化派詩人所津津樂道的，凡是西化派詩人的作品都可歸入這四種型模。尤其是矛盾語法的追求，更是西化派作品中屢見不鮮的技巧，它往往把兩個「似真且謬」的意象放在一起，而產生互為暗示的相剋相生的作用。這種技巧的啓用，原可為詩帶來新的力量，不過，到了濫用的程度以後，使每首詩只見矛盾的句法，不見全詩的力量，如「沒有飛翔的翅膀」、「沒有岸的河流」、「寂靜的巨響」、「雪在火中成長」……等等的句子，在西化派詩中俯拾即得，兩三句一小矛盾，四五句一大矛盾，果然把讀者逼進「矛盾的情境」裏。

葉維廉在這一節裏所討論的，最後都被超現實主義者一一吸收。例如矛盾語法的情境，洛夫便將之納為中國現代詩的特性之一(見「中國現代文學大系」詩序，頁十七)。葉維廉指出現代詩「從混亂中找出秩序」，洛夫也跟着說：現代詩的特性是「從混沌中建立秩序」(同上，頁十七)。葉維廉在遠征的情境說，「……或美或醜或盡是荒謬。……均自成一種意義，一種象徵，一種神秘的經驗」，洛夫也跟着認為「不論是迷惘或荒

謬，都是富於積極意義的工作」（見「詩人之鏡」序，頁二）。葉維廉在旅行者或「世界之民」的情境說，「詩人的掙扎是人類全命運及其自己命運的思索」，洛夫也跟着強調「思考到整個人類面臨的命運」（同上，頁六）。

要之，「詩的再認」一文對西化派詩人的影響是至深且鉅的，雖然這篇文章晦澀難懂，但是最後還是為西化派詩人肢解消化。西化派作品的風格之所以整齊劃一，主要是由於作品背後有一特定的理論在指導，只要把西化派詩人集合起來，每一位都是關心人類的，每一位都感到很孤獨，每一首詩都有矛盾的語法，動作整齊，步伐一致。這種影響力非常可觀，則葉維廉的詩論，對於中國現代詩的發展，究竟是功還是過呢？

二

此書的第二部份包括四篇文章，即「自我萬變的秩序」、「現象·經驗·表現」、「中國現代詩的語言問題」和「視境與表現」。「自我萬變的秩序」是批評莊喆的繪畫，「現象·經驗·表現」是討論當代中國小說的語言，此二文不擬予以討論。

「中國現代詩語言問題」是葉維廉在美國出版「英譯中國現代詩選」的緒言，這篇序的論點和過去的詩觀大致相同，只是對語言的討論更為詳細、更為周密。他指出，臺灣現代詩的語言已較早期的白話詩更為豐富而複雜，詩中所表現的經驗也較為深入，不像過去的白話詩那樣單純。他首先指中國舊詩的特性：第一、中國舊詩很少有跨句（enjambment），每一行的意義都是完整的。第二、大多數的舊詩沒有人稱代名詞如「你」如何「我」如何，能够以個人的經驗，表達「無我」的境界。第三、舊詩能超脫時間的限制，極少採用「今天」、「明天」及「昨天」等特定的時間。白話詩雖然也能具備這些特點，但是詩人往往不自覺的又把人稱代名詞，時間的限制，以及跨句，再帶回詩中。他強調，一位詩人在創作時，應該像水銀燈的鏡頭一樣，抓住刹那的現象，而不宜在詩中大量運用分析性的字眼。

無疑的，葉維廉的觀點非常精闢，他找出舊詩和白話詩的不同點，同時也指出白話詩的缺陷，文中所舉劉

大白和余光中的詩，確實也顯露了白話詩的弱點。不過，葉維廉主要在建立他的「純粹經驗」理論，他以為舊詩的這些特性，正是要回到「純粹經驗」與「純粹情境」裏（頁一六七）。根據他純粹經驗的理論，一首詩的完成應該是未受知性的污染，詩人和自然界溶合在一起，沒有特定的時空性，文字也幾乎沒有分析性的元素。這種觀點，使現代詩的發展受到很大的限制，最大的致命傷便是限制創作只有一條路線。一位創作者在寫作之前，必先考慮到不受知性污染，作者不插身其間，不應有演繹的邏輯，不把事物限指於特定的時空，不用分析性的字眼，此五「不」主義足以戕害詩人的詩思。因為，在葉維廉的觀念裏，唯「純粹經驗」才是詩，這種狹窄的詩觀正是西化派作品的流弊，到了末流，詩人以為表現現象的混沌狀態即是不受知性污染，顛倒語言的特性即是不用演繹邏輯，主題脫離現實即是不受時空的限制。

其實，創作的技巧是多面的，不用跨句固能成詩，採用跨句也能成詩，詩可以不用人稱代名詞，即使用了「你」「我」的字眼也能成為好詩；超越時空能表現美，落入特定的時空也同樣是一種美。以鄭愁予的詩為例，他的作品大多是抒情的，詩中所用的跨句最多，人稱代名詞也用得最多，如他的「厝骨塔」最後一節：

窗外是熟習的掃葉老僧走過去

依舊是這三個瓶夫也走過去了

啊，我的成了年的兒子竟是今日的遊客呢

他穿著染了色的我的舊軍衣，他指點著

與學科學的女友爭論一撮骨灰在夜間能燃燒多久

這首詩非常富有宿命的味道，他以一位陣亡的軍人的眼光來觀察現實的社會。他（的靈魂）在厝骨塔上，竟發覺自己的兒子也來了，最後一行很耐人尋味，究竟是感傷兒子的冷漠，還是作難解的自嘲呢？詩中的「依舊」是跨句，却是詩中必須的跨句，省去它，都足以破壞整首詩的氣氛；而且這首詩是主觀的想像，「我」的成份很濃，仍不失為一首好詩。鄭愁予的其他作品，如「知風草」、「四月贈禮」、「裸的先知」、「編秋草」……等等，

一再採用跨句來寫詩，縱然如此，他的作品還是篇篇可讀，句句可吟，相信葉維廉對他的評價也不會太低吧。

葉維廉以「純粹經驗」做為立論的基礎，特別着重詩人觀察世界的出神的意識狀態（頁一七八），唯其如此，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不再存在，亦即達到水銀燈的效果。他以鄭愁予和葉瑛的詩為例，指出他們「也將自己投入星、山、花的運行裏」（頁一八〇）：

頑石打在粗布的肩上

水聲傳自星子的舊鄉

而峯巒 箭一樣地禁錮着花

在我們的跣足下

不能再前 前方是天涯

這是鄭愁予的「壩上印象」第二節，此詩主要在敘述登山的經過。詩中的星與花都是烏有的，因詩裏說得很清楚，爬山的时间是在早晨，「水聲傳自星子的舊鄉」只不過是形容水聲從昨夜就一直傳過來，在早晨已見初陽，何嘗看到星子？同時，他以「箭一樣地禁錮着花」來比喻腳底下的山巒，並沒有真的「花」存在。葉維廉認為鄭愁予把自己投入星、山、花的運行裏是錯誤的。而且，一個人在爬山時，是不可能進入出神的意識狀態的，如果出神的話，恐怕要跌入極樂世界了，因此，詩中有「不能再西 西側是極樂」、「不能再前 前方是天涯」等句子。葉維廉似乎不必把一首單純的抒情詩解釋得如此玄奧，批評原是一段澄清的過程，為什麼要辛辛苦苦把詩攪混呢？同樣的，葉瑛的「夏天的草莓場」一詩，也應做如是觀，葉維廉如果要勉強把此詩與宇宙萬物拉上關係，固然解釋得通，但是，這樣的做法已歪曲詩人的原意了。

葉維廉接着進一步指出：「詩人的責任（幾乎是天職）就是要把中國的感受、命運和生活的激變與憂慮、孤絕、鄉愁、希望、放逐感（精神的和肉體的）、夢幻、恐懼和懷疑表達出來。」（頁一八四）這裏所說的中國的感受及其一切，就必須以認知的態度來處理，換言之，這裏所指的都是與我們切身有關的事物，詩人在經

營這些題材時，是不是還能以出神的意識狀態來寫詩呢？詩人必須放棄那不可言狀的心靈，放棄冥想式的獨白，放棄神秘主義的色彩，可是，如果要做如此多的犧牲，豈不與純粹經驗的理論發生衝突了嗎？相信葉維廉必已發現純粹經驗與現實之間的矛盾了，因為純粹經驗是超越時空的，不受任何特定時空的限制，更具體地說，純粹經驗論者認為時間與空間是不存在的；而中國的感受則是特定的時空，純粹詩人如何取得其間的和諧呢？在葉維廉的文中，並沒有更詳細的析論。

嚴重的問題是，西化派詩人對於暴力、混亂、神經錯亂等歪曲的意象，過份在詩中誇張表現。前面所說的孤絕、放逐感、夢幻、恐懼等西方人的經驗，却在中國現代詩中屢見不鮮，真正中國的感受反而消失殆盡。另一嚴重的問題，是葉維廉不斷強調水銀燈的效果，乃使詩的晦澀更形濃烈。「視境與表現」一文，就一再申論這個觀點。

「視境與表現」是「中國現代詩的語言問題」的補述。他再度指出，「由於詩人不堅持人爲的秩序高於自然現象本身的秩序，所以能够任事物毫不染知性的疵瑕的從自然現象裏純然傾出，這樣一個詩人的表現自然是脫盡分析性和演繹性的。」（頁一九三）這個觀點無疑就是純粹經驗的強調，葉維廉一再勸告西化派詩人避免在詩中運用演繹性和分析性的字眼，他認為這樣能够使景物和讀者之間的距離拉近，以達到「不隔」的境界。這是葉維廉過份的把純粹經驗理想化了，一首詩如果完全脫盡演繹性和分析性，它是不是還能成爲詩，是很令人懷疑的。以洛夫的「石室之死亡」爲例，他自認此詩有純粹經驗的傾向，讀者之所以不能接近它，是因為它太隔了，而「隔」的根由乃來自它的純粹經驗。「石室之死亡」並未重視詩的演繹性，每一行詩各自獨立，把四五行各自爲政的句子放在一起，即成一首詩，其結果反而把讀者拉遠了。相反的，洛夫在「外外集」的表現，有些詩之所以超過「石室之死亡」，使讀者能進入他的詩境，究其原因，便由於他放棄對純粹經驗的迷信，近期洛夫的詩漸漸有演繹性的字眼出現，他的詩風反而清爽許多，這種轉變葉維廉也出乎意料之外吧？如果葉維廉有足够的時間，筆者很願意虛心向他請教碧果的詩，碧果的作品該是純粹經驗的典型，則葉維廉對他的評

價是否高於其他西化派的詩人呢？

三

第三部份是葉維廉的詩話，在詩話的開始，他寫了一段引言：「詩人多不願談自己的詩，這，常常被視為一種煙幕。一種故作的姿態。這是不大公平的看法，因為根深在詩人的意識裏的美感視境，是不容分析、解說程序的；這種程序，無論你如何的詭奇，都會破壞一首詩的機心。詩不是分析網中的獵物。」這段話主要在說明詩是不容任何解釋的，顯然，他在維持詩最初的美感。

這是值得商榷的，一位詩人寫詩，並非看到什麼就紀錄什麼，即使以「自動語言」來寫詩，畢竟還是要經過修改的，這種修改已和原來的美感產生一段距離了。再進一步說，即使「自動語言」都不經過修改，但是，事物或意識在轉換成語言過程中，其間也會有偏差的。換言之，詩人完成一首詩時，他與當初的意識必已發生相當大的出入。以葉維廉的詩為例，他在「雪之腺」（仙人掌，五九年）發表一首「茫」，寫到中途，不知該以何種文字來表現他的意象，乃以幾個雜亂的圖案來代替詩，相信那副圖案與他心中當初所想的也有很大的差異吧，更何況以文字寫詩了。詩人既以文字毀壞原有的意象，實不能再視詩為「根源在詩人的意識裏的美感視境」了。

一首詩能不能分析，端賴創作者的表現技巧，以及讀者的鑑賞能力。筆者相信，一首詩的好壞，必須看它經不經得起分析，「唐詩三百首」經過後代無數人的解說與分析，未聞破壞了一首詩的機心，只有解析的不同看法越多，才能越近詩人的真貌。其實，葉維廉的論評和詩話中不是對其他詩人的作品做了不少的解釋嗎？只要認清詩的主題和意義，不做過份偏差的臆測，詩如何不可分析呢？

詩話中，對中國傳統的舊詩有很多新的見解，這是非常可喜的。一位浸淫在西方文學中的詩人，能够回頭來看自己的傳統，探討它的優劣，相信會得到許多更客觀的看法。讀者細心的話，便可發現葉維廉在近期的

最大轉變，便是完全放棄他早期那種「反傳統」的態度，這種轉變可以說是經過多年的沉思所得的，這是西化派詩人中，自覺得比較清醒的一位詩人。在中國現代詩的進展中，西化派詩人的回頭是一大公案，將來必會有人討論這個問題。

綜觀「秩序的生長」全書，足可看出一位詩人的心路歷程，在詩話最後，葉維廉說：「有許多人問我是象徵主義者，還是超現實主義者，還是印象主義者，我以為，我既是中國人，對中國這類視境又極其深愛的，雖則在寫詩或有意或無意的用了象徵，但很自然的會以外象的跡線映入內心的跡線這種表現為依歸……。」（頁二二四）從這段話不難看出他的心向，雖然目前他還在猶疑階段，但是他向中國現實的投入是可以預見的。相信「秩序的生長」是他的一個結束，下次他的詩論出版時，他或許已在中國的土壤上登陸了。

（六十二年八月五日晨）

林語堂博士編著

當代漢英詞典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由於近世紀來社會與政治之演變，我們深感國人已急切需要學習外語，尤其被公認為國際語言之英文，以達國家與國家，民族與民族間更進一步之相互溝通與了解。

林語堂博士為聞名國際之學者與語言學家，中英文造詣早已蜚聲中外。他化了多年之時間編著此舉世殷切期待之一部最完備、合乎科學和當代需要之「漢英詞典」。

林博士收集在本詞典之字、詞彙皆為目前在報紙、雜誌書籍上所採用之最新、最常用、並易為一般讀者所接受。而其英文譯法及解釋亦皆為最接近原意，以及合乎本國習慣之語法。

本詞典之特點有：◎首創用語言學之方法整理中國語文。◎採用簡便的上下形檢字法，易於查閱。◎可供打字、發電報及輸入電腦之用。◎附英文索引。

本詞典之出版，希望能夠成為中英文之基本工具書，初學者可用，從事研究工作亦可。

1、800頁 7 1/2 × 10 1/2，聖經紙精裝

實售新臺幣一、五八〇元

臺灣區總代理：**美亞書版**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南京東路一段四十八號
郵政劃撥：一四五三〇號